

屏廬叢刊

屏風畫譜

屏

世

廬

形

天津
金氏

在明季時人文猶無所表著自康熙以後迄今二百年
閒碩彥之輩起纂述之淵懿蔚然燦然足稱大觀考之
海內通都名邑人文僨興之速實罕匹倫嗚呼盛哉庚
申鉞既有天津文鈔之刻復念鄉先輩遺書甚夥將來
志書告成修志局自必裁撤徵集之書必一一歸還異
日縱有好事者再欲會粹成帙則蒐集大非易易且年
久之後蟬蠹爲穿在所難免畚畚用覆亦豈必無版刻
已亡者印本將日益以少手稿僅存者傳世將日益就
湮卽收藏家倍加珍惜而世局多故人事無常轉徙流

離何能意及久之又久恐今茲藝文所箸錄名目徒存
簡篇難獲矣然則及今刊傳之責惡可緩邪閒與王君
仁安計議復商之高君彤階發書審讀蓋藝文一門高
君主任徵集之書悉所收掌因互相參酌擇取雜箸凡
十五種都二十四卷召鈔胥卽局寫定次第鐫版浼張
君君壽襄校名之曰屏廬叢刻敢云哀一鄉之典籍啓
來學之徑塗不過從吾所好嘗鼎一臠而已願有同志
者起而繼之廣求桑梓遺書共圖傳布闡幽光延墜緒
則斯刻庶幾爲嚆矢也夫甲子仲春天津金鉞

屏廬叢刻總目

詩禮堂雜纂二卷

王又樸 原刻本

介山自定年譜一卷

王又樸 原刻本

蓮坡詩話三卷

查爲仁 原刻本

銅鼓書堂詞話一卷

查禮 從銅鼓書堂遺藁錄出

畫梅題記一卷

查禮 從銅鼓書堂遺藁錄出

書法偶集一卷

陳玠 張壽鈔本

南宗挾祕一卷

華琳 傳鈔本

天台雁蕩紀游一卷

金玉岡 張壽鈔本

懋思錄一卷

樂立本 原刻本

竈嫗解一卷

沈峻 原刻本

蓬窗附錄二卷

沈兆澐 原刻本

吟齋筆存三卷

梅成棟 舊鈔殘本

毫學齋晬語一卷

楊光儀 張壽鈔本

古泉叢攷四卷

徐士鑾 張壽校錄本

金剛愍公表忠錄一卷

金頤增原輯 金鉞重編訂

天津修志局徵集鄉先輩著作積之數稔羅致甚多或
手藁或傳鈔或舊刻或殘編計之不下數百種夫吾邑

詩禮堂雜纂卷上

天津王又樸介山

敲石取火視鑽燧爲至便古聖人豈智不及此哉蓋木爲火之自生陽火也以故人多壽石則土之堅者乃火之餘性屬陰以之炊爨民焉得不夭札乎卽此而生人失調燮之宜者已久矣

王莽之篡非莽之才智所及也蓋帝有以成之張西銘之論曰驟尊丁傳以非禮之號使莽之就第得以爲名優游於家飾聲望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賢

以甚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譽中山東平之獄
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內而
莽嘿無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歸上善日歸下莽得以
代漢致上書獻頌者贏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以丁傅
盛時爲之也云云竊觀歷古篡弑之賊未有如莽之無
能而篡竊亦未有如莽之易者審乎此論得之矣

天左旋日月星右旋故有蟻盤磨豆之喻然日月星實

隨天皆左旋

說本朱子

蓋地之上卽天天地皆大氣運轉其

渣滓自然重故旋聚凝結於其中則名之爲地而輕清

者爲天就其輕清之中又必有些小凝聚爲氣之精英處且其些小凝聚又必各乘陰陽五行紛如錯如此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之所由著形也故太陰近地較諸精英特重其行最遲而金水與日次之而熒惑次之而歲星次之而鎮星次之而三垣二十八宿又次之此其勢如旋風然凡沙石土塊塵埃一齊旋轉其中重者自遲輕者自速就其至速者亦必視風之本體爲遜焉故經星亦有動移也

自來皆以經星爲附天體而不動謂經星卽天也至元

郭守敬始疑有動移而西士利瑪竇遂實指其誠然竊以經星之動移亦非謂三垣二十八宿眾星皆如一星也必且紛紜參錯又有遲疾於其閒第其爲質甚輕隨天旋轉而微滯六十餘年始差一度則眾星之分其遲疾又不知其須幾千萬年而始有釐毫之辨矣

天地雖分清濁然皆氣也豈輕者旋而濁者不旋乎故地震山崩皆其旋轉之偶有緩急耳余家天津父老相傳海卽在直沽之下今且東去一百餘里矣而余亦往往於海之西北各鄉村如泥沽葛沽見掘地得蛤蜊無

算則地漸運而西水漸運而東可爲明驗也

西土自利瑪竇入中國後續至者爲湯若望南懷仁等
今其徒亦繁衍甚矣其爲說則皆談天謂天有主泛引
經書之言天載上帝昊天旻天天心天命及註疏中天
之主宰等說以爲主證而實則別有異論謂天主名耶
穌生於如德亞國童女之身童女卽其奉爲聖母者也
余嘗詰其說其徒曰天主以仁義道德爲天之主持故
天下人皆宗其教而崇尚仁義道德惟如德亞國之人
不然天主故降生其地以化導之余曰天主旣主持乎

天則天所生之人皆天主所生之人矣如德亞國之人亦皆天所生者也天主何不使天皆生爲仁義道德之人而必斤斤以一身而降生於其國家喻而戶曉之其所化者能幾且至爲國王所殺於十字架木則所化又何有哉其徒曰天主之主持天者先天也其降生於如德亞國者後天也國王又焉能殺天主天主自厭世耳又曰天有九層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占其一而星宿天之最上者爲天之本體名曰宗動天天堂在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及後世之賢人君子皆登此天享諸

快樂而地心爲獄天主納諸古今奸臣賊子於中受水火風之苦其言蓋依儒之粗跡以闢佛老而又採其天堂地獄之論且爲人不婚不宦亦把齋但不飲酒不宰殺而已界乎二者之間如子莫之執中荒誕悠謬不衷於法度獨其測驗日月星宿經緯之行度節氣晝夜盈虛之分秒實如左券 國家憲書藉彼而成且所製千里鏡自鳴鐘風鎗過山龍諸器精巧絕倫自來所未有也

荆公退居金陵日書壁曰福建子蓋悔用惠卿以誤公

也然惠卿何能誤公公自誤耳使惠卿先當國則彼自有所設施以誤天下者而公且不爲惠卿用使惠卿不貶而當溫公更新法時惠卿亦能爲蔡京之所爲而必不仍執公之舊政惠卿實不能誤公也夫小人徒志在爵祿耳未得則媚順之以求用及得則又必首叛其薦主惠卿蔡京輩何代無之也

湘源

卽今廣西之全州

謝勿亭先生

失其名

爲疊山後裔守廣平

時竭力求去時楊賓實先生

名名

爲臬司止之曰全州

公如去君子之道孤矣余聞之不覺愴然

余與洪吉人天錫泛舟北倉偶談及顏子問仁章余曰
已註訓身之私欲看來非是蓋已卽我也克已卽無我
也顏子質學極高其於仁也三月不違所謂私欲大端
已絕但未免有我之見未能十分融化故無伐無施於
言志時願之此夫子告之以克己正進之以無我也不
文不言己竟以非禮二字代之禮者天理節文之極致
所謂恰當至好非禮卽未能恰當至好於此勿視聽言
動分明欲其止於至善則豈有私欲之可言乎洪子大
爲首肯然此四十年前之說也迄今思之人之私欲正